



轻与重

10

古希腊人是否相信他们的神话

论构建的想象

[法] 保罗·韦纳 著 张 竝 译

姜丹丹 何乏笔 主编

Paul Veyne

Les Grecs ont-ils cru à leurs mythes ?

Essai sur l'imagination constituante



轻与重
FESTINA LENTE

姜丹丹 何乏笔 (Fabian Heubel) 主编

古希腊人是否相信他们的神话

论构建的想象

[法] 保罗·韦纳 著 张 竝 译

Paul Veyne

Les Grecs ont-ils cru à leurs mythes ?

Essai sur l'imagination constituant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希腊人是否相信他们的神话/(法)韦纳著;张竝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675-2044-8

I. ①古… II. ①韦…②张… III. ①神话—研究—古希腊 IV. ①B932.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8403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Les Grecs ont-ils cru à leurs dieux? Essai sur l'imagination constituante
de Paul VEYNE

Copyright © Editions du Seuil, 1983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ES EDITIONS DU SEUIL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合作合同第 09—2011—239 号

轻与重文丛

古希腊人是否相信他们的神话

主 编 姜丹丹 何乏笔
著 者 (法)保罗·韦纳
译 者 张 竝
责任编辑 高建红
审读编辑 阮 芬
封面设计 姚 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4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2044-8/G·7347
定 价 3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VI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主编的话

1

时下距京师同文馆设立推动西学东渐之兴起已有一百五十载。百余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西学移译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累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从西方寻找出路的理想,以至当下中国人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理路深受各种各样的西学所规定,而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也往往被归咎于西方的影响。处在 21 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情境里,如何在译介西学时作出新的选择,又如何以新的思想姿态回应,成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严峻问题。

2

自晚清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所带来的种种尖锐的提问:传统是否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在中西古今的碰撞与磨合中,重构中华文化的身份与主体性如何得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西、古今”的对立倾向能否彻底扭转?在历经沧桑之后,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如何重新激发中华文化生生不息

的活力？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当代西方文明形态的理想模式一再经历祛魅，西方对中国的意义已然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但问题是：以何种态度应答这一改变？

中华文化的复兴，召唤对新时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战的深刻自觉，与此同时，也需要在更广阔、更细致的层面上展开文化的互动，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经典，既包括对古典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考察，也包含对已成为古典的“现代经典”的体认与奠定。

面对种种历史危机与社会转型，欧洲学人选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解读欧洲的经典，既谦卑地尊重历史文化的真理内涵，又有抱负地重新连结文明的精神巨链，从当代问题出发，进行批判性重建。这种重新出发和叩问的勇气，值得借鉴。

3

一只螃蟹，一只蝴蝶，铸型了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一枚金币图案，象征一个明君应具备的双重品质，演绎了奥古斯都的座右铭：“FESTINALENTE”（慢慢地，快进）。我们化用为“轻与重”文丛的图标，旨在传递这种悠远的隐喻：轻与重，或曰：快与慢。

轻，则快，隐喻思想灵动自由；重，则慢，象征诗意栖息大地。蝴蝶之轻灵，宛如对思想芬芳的追逐，朝圣“空气的神灵”；螃蟹之沉稳，恰似对文化土壤的立足，依托“土地的重量”。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里，这种悖论演绎出一种智慧：审慎的精神与平衡的探求。思想的表达和传播，快者，易乱；慢者，易坠。故既要审慎，又求平衡。在此，可这样领会：该快时当快，坚守一种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该慢时宜慢，保有一份不可或缺的决心沉潜与深耕。用不逃避重负的态度面向传统耕耘与劳作，期待思想的轻盈转化与超越。

“轻与重”文丛，特别注重选择在欧洲（德法尤甚）与主流思想形态相平行的一种称作 *essai*（随笔）的文本。*Essai* 的词源有“平衡”（*exagium*）的涵义，也与考量、检验（*examen*）的精细联结在一起，且隐含“尝试”的意味。

这种文本孕育出的思想表达形态，承袭了从蒙田、帕斯卡尔到卢梭、尼采的传统，在 20 世纪，经过从本雅明到阿多诺，从柏格森到萨特、罗兰·巴特、福柯等诸位思想大师的传承，发展为一种富有活力的知性实践，形成一种求索和传达真理的风格。*Essai*，远不只是一种书写的风格，也成为一种思考与存在的方式。既体现思索个体的主体性与节奏，又承载历史文化的积淀与转化，融思辨与感触、考证与诠释为一炉。

选择这样的文本，意在不渲染一种思潮、不言说一套学说或理论，而是传达西方学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问题场域提问和解析，进而透彻理解西方学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觉，对自身文明既自信又质疑、既肯定又批判的根本所在，而这恰恰是汉语学界还需要深思的。

提供这样的思想文化资源，旨在分享西方学者深入认知与解读欧洲经典的各种方式与问题意识，引领中国读者进一步思索传统与现代、古典文化与当代处境的复杂关系，进而为汉语学界重返中国经典研究、回应西方的经典重建做好更坚实的准备，为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可能性的条件。

是为序。

姜丹丹、何乏笔（Fabian Heubel）

2012 年 7 月

常识：“无真理即为真理”乃自相矛盾之词。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当然,若我们置身于命题的层面上,深入至论说内部,那真与假之间的分歧就既非随意而为,亦不可更动。但若我们置身于另一个尺度,若我们提问,究竟是否知道从我们的漫长历史中穿越而来的这一求真意志曾经为何、当今又如何时……”

《言说的秩序》(*L'Ordre du discours*),第16页

多米尼克·雅尼戈(Dominique Janicaud):“‘若’这个词至关重要,我们可由此选择另一尺度。福柯并未屈从于反唯理主义的夸张词藻。对他而言,如此方可扩大视野。唉,无法否认的是,哈贝马斯念兹在兹的普遍正当性并未能调节历史的进程。”

《再论哲学》(*A nouveau la philosophie*),第75页

献给埃斯泰尔·布朗

……这一切都是我们理想主义者千真万确的疾病。

佩索阿(Pessoa)

目 录

引言 / 3

当历史实相成为传说和俗见 / 8

实相世界的多元性与类同化 / 23

知识的社会分配与信仰的样态 / 39

信仰的社会多样性与头脑的细分化 / 55

该社会学中实相所暗含的规划 / 78

如何使神话拥有成因论的实相 / 95

被用作“宣传套语”的神话 / 107

波桑尼阿斯有时也会躲避自己的规划 / 125

其他的实相：造假者与语文学家的实相 / 136

在文化与对实相的信仰中必须择一 / 153

我们怎样才会将信将疑,或者说相信那些自相矛盾的东西? 儿童既相信圣诞老人会从烟囱而入给他们带来玩具,也相信这些玩具都是父母放在那儿的;可他们果真相信圣诞老人吗? 是的,而多尔泽人(Dorzé)的信仰也不见得不完整;当·斯佩伯(Dan Sperber)告诉我们,在这些埃塞俄比亚人看来,“豹子是信仰基督教的动物,它尊重科普特教会的斋戒期,在埃塞俄比亚,遵守教规乃是测试虔诚与否的主要手段;不过,每逢周三和周五这样的斋戒日,多尔泽人会像一周中的其他日子一样,也会急着去保护自己的牲畜;他既以豹子斋戒为真,也以豹子天天开荤为真;无论何时,豹子都很危险,这一点他由经验而知;可豹子又都是基督徒,传说就是这么让他确信的”。

至于希腊人是否相信自己的神话,我对自己的建议就是去研究信仰的多元化形态:对语言的信仰,对经验的信仰,等等。该研究有两次使我稍有进展。

必须承认的是,与其去言说信仰,还不如去好好地言说实相^①。实相本

^① 书中大量用到的 *vérité*,并非意指那种形而上的真理,而是指真相、真实、实情等,下文纯用“实相”,偶用“真理”译之,望读者察知。——译注

身乃是想象的产物。我们并不会让自己形成事物的虚假观念：从古至今，事物之实相的构成都颇为古怪。实相远远不是简便至极的现实主义经验，万物之中属它最古老。曾有一段时间，诗人或史学家针对每个君主及其谱系虚构出各色的故事；这并非在造假，他们也未瞒天过海：他们遵从的是当时通行的方法，以期臻至实相。顺着这一观点直抵尽头，我们便会发现按照他们的方式，我们就会将所谓的虚构视为真，书本再次合上：《伊利亚特》或《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均为真，与菲斯泰尔·德·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不遑相上。更何况，我们还会将所有往昔之事视为确乎令人感兴趣的幻想，只将“科学的最新状况”视为极其短暂的真实。而这就是文化。

我丝毫不想说，想象可宣告未来的实相，应由它居庙堂之高，而是想说实相就是想象，而想象一直以来都位居九五之尊；当道的是它，而非现实、理性，亦非负片的长时间冲洗过程。

我们发现，这一想象并不具有该词通常的心理学与历史学机能(faculté)；它并不会以幻想和预言的方式来扩张我们被锁闭其间的瓶中的维度；相反，它会竖起瓶壁，而在这瓶子之外，它根本就不存在。甚至未来的实相也是如此：故而我们对它们只能不着一词。宗教或文学在这些瓶中得以塑形，政治、行为和科学莫不如是。该想象就是某种机能，但这是就康德使用该词的意义而言；它具有超验性；它构成我们的世界，却并未成为酵素或魔鬼。不过，这种超验性和历史性却让康德难辞其咎的目空一切消逝得无影无踪，只因各种文化前仆后继，彼此并不相像。人类找不到实相：他们制造实相，就像他们制造自己的历史那般，令其自我感觉良好。

我要真诚地感谢米歇尔·福柯，我曾同他谈论过该书，还要感谢我在希腊研究协会的同事雅克·邦佩尔(Jacques Bompaire)和让·布斯凯(Jean Bousquet)，以及弗朗索瓦·瓦尔(François Wahl)，感谢他们所作的建议和批评。

引言

古希腊人是否相信他们自己的神话？要作出回应很难，因为“相信”意味着许多东西……没人相信弥诺斯(Minos)会继续在地狱里当判官^①，也没人相信忒修斯(Thésée)会和牛头怪(Minotaure)打斗^②，他们都知道诗人在“撒谎”。尽管如此，他们虽不相信，却并不感到不安；因为在他们看来，忒修斯仍然是存在的；只是得“用理性来提纯神话^③”，得将这位赫拉克勒斯(Hercule)同伴的生平浓缩至其历史的核心处。至于弥诺斯，修昔底德(Thucydide)以其丰赡的思想力度，从中抽离出同样的核心：“在我们经道听途说而知晓的所有那些人当中，弥

① 死者在地下继续过着生前的生活；地狱里的弥诺斯继续当着判官，如同俄里翁(Orion)在地下继续捕猎一般(尼尔森[M. Nilsson]，《希腊宗教史》[*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Religion*]，第2版，慕尼黑：贝克出版社(Beck)，1955，卷1，第677页)。不应像拉辛(Racine)那样，说是诸神让弥诺斯成了死者的判官。关于诗人刻意撒谎，参阅普鲁塔克(Plutarque)，《青年如何成为诗人》(Quomodo adulescens poetas)，II，16F—17F。

② 普鲁塔克，《忒修斯传》(*Vie de Thésée*)，15，2—16，2。参阅德恩·博埃(W. Den Boer)，《忒修斯，历史中神话的发展》(Theseus, the growth of a myth in history)，《希腊与罗马》(*Greece and Rome*)，卷16，1969，第1—13页。

③ 普鲁塔克，《忒修斯传》，1，5：“由逻各斯(logos)来提纯神话(mythôdes)”；逻各斯(logos)与神话(mythos)的对立源自柏拉图(Platon)，《高尔吉亚篇》(*Gorgias*)，523 A。

诺斯最为古老,他拥有一支船队^①”;身为淮德拉(Phèdre)的父亲、帕西法厄(Pasiphaë)的丈夫,他已不再是统管大海的国王。通过逻各斯(logos)来提纯神话并非永恒争战中的一段小插曲,伏尔泰(Voltaire)与勒南(Renan)的观点便植根于此,它介于迷信和理性之间,使希腊的守护神光彩夺目;尽管内斯特勒(Nestle)并不这么认为,但神话与逻各斯并不像谬误与真相那般对立^②。我们说智术师发起的这项运动旨在阐释(Aufklärung),在之后的六个世纪里,神话仍是严肃反思的主题^③,希腊人也尚未破除神话。理性远未胜利,通过逻各斯来提纯神话是一项由来已久的规划,荒谬突然从这中间现身而出:为何希腊人要为此等小事自寻烦恼,想在虚构中分辨良种与稗种,而非将其随手一扔,无论是忒修斯,还是牛头怪,无论是某个弥诺斯这样的存在,还是传统认为传说中的弥诺斯并不足信,都可将之抛弃?当我们知道面对神话的此种态度已持续整整两千年时,就会发现该问题极具广度。在博絮埃(Bossuet)的《世界史论》(*Discours sur l'histoire universelle*)这本史书中,基督教真理与往昔现实彼此相依,他以自己的方式重述神话的编年史,使之与起自创世之初的神圣编年史相适应,他还为之确定了日期,在“亚比米勒(Abimélech)之后不久”,在“安菲特律翁(Amphitryon)之子赫丘

① 修昔底德, I, 4, 1: “经道听说说而知晓”, 也就是经由神话而知晓。对比: 波桑尼阿斯, VIII, 10, 2。希罗多德(Hérodote), III, 122, 他对弥诺斯也持相同的观点。参阅亚里士多德(Aristote), 《政治学》(*Politique*), 1271 B 38。

② 内斯特勒(W. Nestle), 《从神话至逻各斯》(*Vom mythos zum logos*), 斯图加特: 梅茨勒出版社(Metzler), 1940。就我们在此研究的各种问题而言, 还有一本重要的著作是约翰·福斯代克(John Forsdyke)的《荷马之前的希腊: 古代编年史与神话学》(*Greece before Homer. Ancient chronology and mythology*), 纽约, 1957。

③ 罗斯塔尼(A. Rostagni), 《亚历山大里亚的诗人》(*Poeti alessandrini*), 新版, 罗马: 布雷特施奈德出版社(Bretschneider), 1972, 第148页, 264页。修昔底德或厄福洛斯(Ephore)对神话所作的历史或自然主义的注解, 斯多亚派和修辞家所作的隐喻派注释, 希腊化时期的诗人将神话改编成传奇风格, 这些都堪称例证。

利有名的战斗”以及“朱庇特之子萨耳珀冬(Sarpédon)”之死之后没多久时间^①。这位默城(Meaux)主教在写下这些话时,头脑里曾是如何想的呢?我们在同时面对矛盾的事物,如遭遇政治和精神分析学时,头脑里又是如何想的呢?

这就像我们的民俗学家面对传说的宝库,或弗洛伊德面对法院院长施莱伯(Schreber)的多言癖那样,对这一大堆妄想又该如何是好呢?所有这一切怎么会毫无意义、动机与功能,或至少某种结构呢?欲知寓言是否具备货真价实的内容,这样的问题从不会以确定的形式提出来:想知道弥诺斯是否存在,首先就必须明确神话是否只是些虚妄的故事,或是些改头换面的历史;任何实证主义批评都无法穷究虚构之事或超自然现象^②。那人们如何才能不再相信传奇故事呢?人们如何才能不再相信雅典民主制的奠基者是忒修斯,相信罗马的创建者是罗穆路斯(Romulus),相信罗马历史中最初几个世纪的历史真实性呢?人们如何才能不再相信法兰克王国源于特洛伊呢?

就近代而言,多亏了乔治·于佩尔(George Huppert)写的关于埃斯蒂安·帕斯基耶(Estienne Pasquier)的那本好书,我们方能看得更清楚^③。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历史就此诞生,但并未就此创造出考证,因考证久已存在,此刻考证一职与史学家一职将不再殊途同归:“数世纪以来,一直有人在从事历史研究,却并未深刻影响写史的方式,这两项活

① 引自库东(G. Couton)的重要论文《帕斯卡反对〈论三个骗子〉的思想》(Les Pensées de Pascal contre la thèse des Trois Imposteurs),载《十七世纪》(*XVII^e siècle*),卷32,1980,第183页。

② 差不多就像勒南说的那样,只需承认超自然现象,便无法证明奇迹不存在。只需用相信奥斯威辛大屠杀未曾发生过,那所有有关奥斯威辛的证言就都会变得不可信。但从从未有人去证明过朱庇特不存在。参见本书第6页注释2与第22页注释1的例证。

③ 于佩尔,《完美历史的观念》(*Idée de l'histoire parfaite*),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Flammarion),1973,第7页。

动彼此相异,有时就存在于同一个人的头脑中。”古典时代是否也是如此,历史理性是否存在某种绝对的通途,任何时代是否仅有这唯一一种途径呢?我们以莫米里亚诺(A. D. Momigliano)的观点来作为引线^①:“近代历史研究的方法完全建立在原始资料与二手资料之间的差异上。”大学者是否都会不偏不倚,对此种观点,他并不很确定;我甚至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合理。但它有个好处,就是尽管观点相左,但它仍能使入提出方法论的问题,至少表面上如此。我们来想想博夫尔(Beaufort)或尼布尔(Niebuhr),他们之所以会对罗马早期历史持怀疑态度,是因为缺乏古代的资料与文献之故。至少,因为缺乏文献资料,怀疑还是站得住脚的^②。

科学史并非是那种逐渐发现有效方法和切实真理的历史。希腊人自有其方式去相信或怀疑他们的神话,说这种方式与我们的方式相似真是大谬不然。他们也有其写史的方式,也与我们的不同;不过这种方式依赖某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如原始资料与二手资料之间的差异,它并未因方法上的缺陷而遭冷落,也不会遭到质询。波桑尼阿斯(Pausanias)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值得多说一下,我们还会经常引用到他。

① 引自于佩尔,第7页,n.1。莫米里亚诺对历史问题与历史编纂的方法所作的各种尝试如今能在其两本选集中看到:《历史编纂研究》(*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魏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松出版社(Weidenfeld et Nicholson),1966,与《古代与近代历史编纂散论》(*Essays in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iography*),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77。

② 如果我们想了解“精确”、“方法”、“文献批评”在这些领域中派上的用场究竟有多少,只需引用还在1838年时,勒克莱尔(V. Leclerc)对尼布尔的反驳即可:“把一个世纪的历史弃之不顾,就因为历史中混杂了寓言,这等于将任何时代的历史都弃之不顾。早期的罗马令我们生疑,是因为罗穆路斯的母狼、努马(Numa)的盾牌,出现了卡斯托耳(Castor)和波吕丢刻斯(Pollux)的缘故。故而因为恺撒(César)死时天现异象,所以就将从罗马史中抹去他所有的历史,因为奥古斯都(Auguste)说自己是阿波罗(Apollon)的儿子,以蛇形示人,也得抹去他的历史”(《罗马人日志》[*Les journaux chez les Romains*],巴黎,1838,第166页)。由此可见,博夫尔和尼布尔的怀疑态度并非以原始和二手资料的差异为基准,而是以18世纪思想家的圣经批评为准。

波桑尼阿斯^①这人的头脑万不可低估,有人说他写的《希腊志》(*Description de l'Hellade*)是古希腊旅行指南(Baedaker),这对他不公。波桑尼阿斯相当于当时那个伟大时代的德国语文学家或考古学家。为了描绘希腊的重要场所,记叙希腊地区各类历史,他遍寻图书馆,四处游历,锤炼自己的修养,一切均需亲眼所见^②。他充满热情地搜集当地鲜活的传说故事,堪与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时代的外省学者旗鼓相当。他描述清晰,信息翔实,眼见为实(由于看雕像时还会追究成像日期,故波桑尼阿斯学会通过风格来推定雕像的年代)。最后,正如我们所见,波桑尼阿斯也为神话问题所困扰,与这个谜团争论不休。

① 学界对这位古典作家的名字尚无十分统一的译法,也有译作“帕乌撒尼亚斯”、“鲍桑尼亚”、“保萨尼阿斯”、“保萨尼亚斯”等等。——译注

② 以前有人问,波桑尼阿斯是否只是埋身于故纸堆里而已。可以说这种说法并不对。波桑尼阿斯是在脚踏实地地工作,参阅恩斯特·迈尔(Ernst Meyer)在波桑尼阿斯的简译本里所作的鲜活生动的描写:《波桑尼阿斯,希腊志》(*Pausanias, Beschreibung Griechenlands*),第2版,慕尼黑与苏黎士:阿特米斯出版社(Artemis Verlag),1967,引言,第42页。——关于波桑尼阿斯,最后可参阅米勒(K. E. Müller),《古人种志史》(*Geschichte der antiken Ethnographie*),威斯巴登:施泰纳出版社(Steiner),1980,卷2,第176—180页。